

工 作纪实

办公室的温度

●梁亚平

我们这间学校办公室里有12人,相处久了,便成了一个热气腾腾的家。每个人身上,都藏着一份能温暖旁人的手工艺与心意。

级长最懂茶道。他每天总是最早到办公室,烧开水、温杯、洗茶,这是他走进办公室的第一道“功课”。我不知道他是否专门学过茶道,但那份从容与讲究,早已胜过许多刻意的形式。

有一次,开水烧好,他却静置片刻再斟入杯中。我不解询问。

级长说:“这是龙井,芽叶细嫩,水温太猛,会烫熟茶叶,失了清香,只剩涩味。”

“原来泡茶还有这么多讲究?我向来是开水一冲便算。”

他一边泡茶,一边说:“细嫩绿茶宜低温,多数红茶、乌龙用中温,普洱、老白茶需高温激香。温杯洁具、醒茶润茶、淋壶增温、控尽余汤……”

每天清晨,我们一推开办公室门,袅袅茶香便扑面而来。一杯清茶入喉,清苦之后是回甘,浮躁散去,心神安定。这一缕茶香,不只是滋味,更是办公室独有的、安静的仪式感。

龙老师与杨老师,则是我们办公室里的“点心大师”。

龙老师手巧,端午节前,她早早备好粽叶、糯米、猪肉、绿豆,工余时间招呼大家围坐一起动手。卷叶、填馅、折叠、捆扎,说说

笑笑间,一串又一串粽子便成型了。下锅慢火焖煮一两个时辰,粽香混着米香、肉香,飘满整个校园。我也是在这样热闹的氛围里,学会了包粽子。假期归来,大家也会从家里带来自家包的粽子,互相递过:“尝尝我家的味道。”

杨老师做的月饼,更是办公室里的一绝。我们吴川是“月饼之乡”,听说她父亲还是月饼师傅。她传承了父辈的好手艺,做出来的月饼皮薄、松软、酥脆,香气十足。每到中秋节,她便带来自己做的五仁金腿月饼,果仁饱满、香气浓郁、甜咸平衡,一口下去,是家乡的味道,更是人心的暖意。她把月饼分给大家,甜在嘴里,暖在心上。杨老师还经常做各种包点,木薯糍、田艾糍、韭菜包、绿豆包等,三天两头带回办公室。

办公室里的每个人,都是生活里的有心人。

同事老家红薯、马铃薯、木薯丰收了,会第一时间带来分享;村里寄来的自家种的桔子、菠萝蜜、荔枝、龙眼、香蕉,也必定拎来办公室,让大家尝鲜。小小的一份吃食,传递的却是最朴素的善意。我常把这些事说给妻子听,她总说我们办公室的人真有口福。

更珍贵的,是办公室里那份不言不语的默契与担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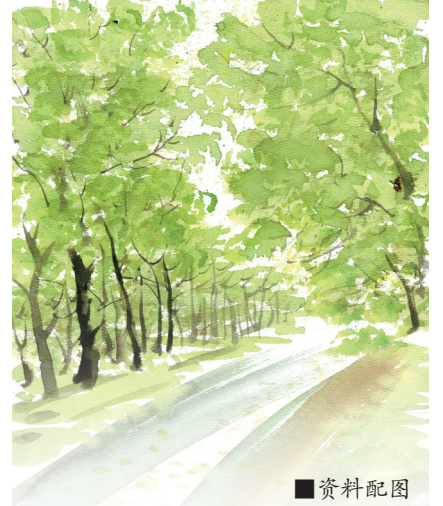
谁身体不适,谁家里有事,只要开口,

大家立刻帮忙。李老师生病住院,课程无人接替,我们默默排好课表,轮流代课,直到她平安归来;张老师家中有急事需要请假,大家主动帮他看班、上课、管学生;我母亲生病,我急着带她就医,刚一开口,同事便翻出课程表:“这节课我没课,我帮你上。”“你安心照顾家人,课的事不用担心。”

没有豪言壮语,没有刻意煽情,只是在你需要的时候,身边总有人伸出援手。

我工作多年,调动过几所学校,待过不少办公室。我慢慢明白,一间办公室真正的温度,是里面的人是否有心、有情、有义。

一杯茶的耐心、一块点心的心意、危难时刻伸过来的一双双手……正是这些细微、平凡、不张扬的温暖,让一间普通的办公室,成了一个让人安心、留恋、想起就心安的家。



■资料配图

诗 人心语

种春天

●陆德峰

我俯身,不是为了捡拾落叶
是把沉默的根,交给泥土

风还带着微凉
指尖先于枝叶
触到生长的脉搏

一捧土,不只是土
是来年遮阴的伞
是远方归来的坐标
树不说话,却把光阴
站成笔直的信仰

种下的不是树苗
是给大地
留一条向上的路

多年后,有人路过这片绿荫
不会记得谁曾弯腰
只知道,风有了依靠
心,有了可以依靠的高度

三月

●四把伶

桃花伸出粉红的手掌
向行人轻轻招手
风铃木举起一朵朵火焰
点燃人们的目光
而玉兰,此刻正用粉和白
亲吻天空辽阔的蓝
樱花也开了
木棉花也开了

脚手架上,一个工人
系着安全绳
电焊机火光四射
那是一朵花
向春天吐出明亮的蕊

东园文学奖
征文选登扫码查看
征稿启事

随 笔小札

木棉红

●杨锐

孩子们放寒假时,我每天带着他们打卡各种公园,希望孩子们多多亲近大自然。那天我们走进广州的街心公园,刚拐过街角,便被一抹猝不及防的红撞了满怀。道路两旁的木棉树,竟在早春的风里,轰轰烈烈地开了。

来广州这些年,见过羊城四季的繁花,三角梅的柔媚、异木棉的烂漫、紫荆花的清雅、黄花风铃木的热烈……可我唯独偏爱木棉。它开放的时候,树梢上没有一片叶子,木棉是先花后叶的。这便使得那一树燃烧的红焰,没有丝毫的遮掩与陪衬,而是赤条条地立在枝头,开得肆意,开得绚烂,像把整个岭南的暖阳都揉进了花瓣里。

那红,是极正的朱红,不掺半点杂色,像烧得正旺的炭火,又像匠人精心淬过的朱砂,在灰蓝的早春天幕下,亮得晃眼。五片厚实的花瓣向外舒展,边缘微微卷起,像一只只撑开的红盏,又似孩童攥紧的小拳头,饱满而有力量。木棉树生得挺拔,枝丫遒劲地伸向天空,花朵便缀在枝梢,不低头,不弯腰,

哪怕风来,也只是轻轻摇曳,依旧挺着腰杆,开得张扬又坦荡。孩子蹲在树下,仰着小脸看,兴奋地喊着:“妈妈,春天到了,木棉花开了,红通通的,真好看啊。”

正说着,一阵风过,枝头的木棉花簌簌落下。不是瓣瓣飘零的凄婉,是整朵整朵地坠,砸在青石板上,“咚”的一声,像一枚小小的红玺,重重落下,掷地有声。我蹲下身捡起一朵,花瓣依旧饱满,花萼坚挺,没有半分凋零的颓态,连落下都这般决绝果敢,不拖泥带水,仿佛离开枝头,并不是死亡,而是奔赴另一场圆满。

这便是木棉的风骨。开时,便倾尽所有,把生命的热烈绽放到极致,不藏拙,不示弱;落时,便干脆利落,带着一身傲骨离去,留一地鲜红,不残不碎。它从不像别的花,开得小心翼翼,落得凄凄惨惨,木棉的一生,是热烈的一生,也是坦荡的一生。

孩子把捡来的木棉花别在衣襟上,红花朵朵,衬着他的笑脸,也映着

我眼底的欢喜。我爱木棉,从不止爱它的红,更爱它藏在花瓣里的风骨。这风骨,是不与群芳争艳的孤高,是不畏料峭春寒的坚韧;是开则倾尽所有的热烈,是落则掷地有声的坦荡。它不做攀附的藤蔓,不做娇弱的盆花,只以挺拔之姿立于世,以赤诚之色染天地。

这风骨,又何尝不是我们该有的人生姿态?在岁月的风雨里,活得热烈而清醒,不卑不亢,不慌不忙。花开时,便全力以赴,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;花落时,便从容退场,留一身清白与风骨。不必在意他人的目光,不必迎合世俗的审美,只做自己,如木棉一般,在属于自己的时节里,尽情绽放,不留遗憾。

广州唤作花城,四季繁花不断,可唯有木棉,担得起“英雄花”的名号。它像极了这座城市的性子,热烈、果敢、坚韧。这抹红,是花城的底色,也是刻在岭南人骨子里的热忱与坦荡,在春风里,岁岁年年,生生不息。



■资料配图